

其实乡镇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写，以供大家参阅。但是时光久远，很多当时认为是重要的大事，早就被我遗忘在光阴里。

现将能回忆起的二三事简要罗列下：小A比我早三年参加工作，却应成为乡镇的老同志，年轻人都以他为首领，他是年轻人的意见领袖。他永远都满腹牢骚，像一个更年期的女人一样，喋喋不休，结果，你们懂得，没有越过山丘！

小H的父亲是某乡党委书记，在本土也算是小官二代，从来不争不抢，从来不温不火，当然，也从来不闻不问。领导喊他往东走，他便往东走一步，领导说你多两步啊，他便又多走两步，总之领导说一他便做一，说二他便做二，说一百，他便一动也不动了。比如领导让他往东走一千步，他会微笑的点点头，但却一动不动，估计内心深处声音是这样的：去你妈的，个文！此人和我谈过心，他爸的拜把子兄弟在组织部任副部长，一年后就会借调过去。他说在镇上适当干点活，是对领导的尊重，但是干多了不行，因为他爸说过，很多好事不是多干活就能碰到的。可见，爹即师傅，占尽天下秀！一年后，他确实借调到组织部，先在一个弱势的科室，后来又是最权势的科室，你们懂得。再后来是最权势科室的科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 he 现在是某小局的局长。

刚才忘记说那个没越过山丘的小A，一直在镇政府，林业站站长、经发办主任等等所有的中层干部岗位，他几乎干了一遍，我说过的，就是越不过山丘！

党政办主任大M，在我走后的几年里，伺候书记得当，被推出去某乡任统战委员，之后又是副乡长，副镇长，人大主席。我们从未相互问候过，也从未相互祝福过，我也确实不知我哪里做错，以至于他如何看我顺眼，以至于当我身处低位时他压榨我，而我身处比他高位时，他也从来不正眼瞧我！



乡镇生活怎么少得了风花雪月的故事和荤段子。先将荤段子，每次单位的小饭局，没有荤段子下饭菜，怎么吃得下去！越是老同志讲出来的荤段子越是引人入胜，笑的人屎尿并流！带生殖器的荤段子，我没记住几个。

我只记得一个，可能大家都听过，但是讲给没听过的：局长带一女下属下乡检查工作，路过某村时，恰遇一村民家中母狗生了一窝小狗，女下属十分喜欢，求村民可否给她一只小狗喂养，村民答应给了她一只小母狗，局长要了一只小公狗。在返程路上，局长调戏女下属说：要不今天晚上就让它俩挨着睡？女下属说：睡可以，但是万一我这个怀孕了，我就说是局长那个狗日的。

再来说一个风花雪月的故事，当时农民打工潮盛行，很多男人把老婆孩子舍下，南下或者北上的去卖劳动力。这可是便宜了一帮善拉红杏出墙来的孙子，有个别镇政府的职工也是孙子之一。一到镇上赶大集时，有职工就趴在阳台上看，看哪家的留守女人骚浪，就卖命攻上去。大Z是镇政府的中层干部，常年在外吃野葱，也经常吹嘘野葱就是比家葱香一些，吹嘘自己如何常年在河边走却永远不湿鞋。结果本着撩骚的心，却一不小心喜欢某个留守妇女喜欢的像丢了魂，于是，两个人协商私奔，两个人全部抛下子女，私奔！！据说四五年后，大Z一个人灰溜溜的回来了，那个浪女人又抛下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回来，没有工作，老婆也带着儿子改嫁了。他只得在镇上开了一家修理电器的小铺子。

好多熟悉的人和熟悉的场景，而今回忆起来，仿佛我又重新回到刚入职时，那一脸稚嫩的阳光，那一身不经世事的其貌不扬。

很多人知道我即将要借调到县委办，都在表面上狠狠地祝福我、抬举我，那种如春风般的高帽，带起来确实让人享受。虽然只是借调，如果不适合岗位可能还要被打发回来！但是很多同事的赞誉之词，已经让人有些飘飘然。

我还记得要走的那周，镇上召开大会，我坐在大会的一角，看着熟悉的村组干部、政府人员，心里一阵阵的五味杂陈，一面是期盼我借调后就不再回到这里，这是最后一次我同你们集体见面，另一面，如果真的不回来了，我就真的要在这个地方说再见了，这个美丽的地方，这个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！

走吧！

走吧！

越过山丘，才知道世界有多与众不同！